

高歌，歌聲淒美悠揚，姬鮮感到恐怖！

他走近芊芊牽起她的手回家，芊芊順服的給他牽手，這真是奇蹟！姬鮮還沒來得及高興就被一陣寒冷淹沒，姬鮮迅速的甩開芊芊的手，只見芊芊對他微笑。

芊芊的那一抹微笑會殺人！

芊芊被姬鮮送回茹宮，他不能忍受天天看見一尊冰山美人，一靠近她就冷死人了，他家裡那些孤竹女人也都怕她，只要芊芊在窯洞裡，燒再多的炭火都不會暖和，姬鮮和孤竹女人們都快被冷死了。

## 朝歌之輪

摩且王和攸侯南仲西都沒有離開朝歌，他們留下來過冬。西歧西昌侯姬昌的部民和眷屬太晚離開，這讓摩且王和攸侯南仲西延誤了回去朔方和昆夷的時機。這樣也好，冬天寒冷，朔方、昆夷部民們不會去山林中舉火祭拜。

摩且王幾乎和太師杜元銑每隔兩日就到離宮來和紂王說——輪，喜和福還有一些同人們有。時來離宮遇見這種景象，也自動請求要學習輪。

紂王開心極了，摩且王和太師更不反對，後來連同少師召啟的圖文課，這些勤勞的學生也

來學習。冬天無事，正好拿來學習新功課，離宮成了眾人的教室。後來攸侯南仲西也來了，他必須重新認識這些符號。

女姜懷孕了！這讓紂王又開心又擔心，女姜每到春天就要生病，現在懷孕，來歲的春天她會更辛苦，女姜只能在孟門調養，不能再外出了。

攸侯南仲西搬到離宮住下，族長家離這裡太遠了，大雪天也不好出門，女姜不能來離宮，正好讓他有地方住下來，他日日和紂王念唱，累了回廂房和侍者們睡一起，反正殷家的男子們都要自理生活，娘、姨只是協助煮飯燒菜和縫紉，其餘都要自己動手。




摩且王和太師杜元銑都說這門功課太容易了，所以稱為——易。

少師召啟也贊同這種說法，於是，大家都稱這門課為——易。圖形容易、學習容易、使用起來更是容易，人人可學，人人都很容易的明白天地人互相之間的關係，於是大家都很容易的進入易的狀態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☰ ☷ ☱ ☲ ☳ ☴ ☵ ☶ 這八個圖形，最容易畫的是 ☳，這三橫人人隨手拿起竹枝就在沙盤上畫，隨便畫都能成個模樣。接著畫 ☷，這個圖形也是人人都行，畫起來也無差別。

剩下的圖形就隨人不同，有人畫迷了，忘了該在哪一畫斷線，有人畫差了，不知畫到哪個去了。還是紂王原來的觀察結論幫助了大家的記憶，中滿、覆碗、仰盂、下斷、中虛、六斷、上缺、三連。這樣大家都能記憶清晰，不再畫著畫著，迷失了或忘記了。

太師杜元銑要大家把自己的雙魚石拿出來放在沙盤上，少師召啟的沙盤做的很大，約莫和一個大竹籬相當，人人將自己的雙魚石安在沙盤上之後，太師杜元銑要每一個人以自己的雙魚



石為中心，沿邊環繞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八個符號畫出來，團團圍住雙魚石。

這下可好了，有人把圖形畫的老老大擠不下去，有人畫不齊全，唉！反正什麼圖形都有了，惹得摩且王和攸侯南仲西哈哈大笑，太師和少師兩人頻頻搖頭，笑咪咪的檢視這些大男孩畫的圖形。

摩且王拿起喜的雙魚石，要大家將自己的石頭收回去，他捉起竹枝一掃，沙盤上的沙掃平了，他將喜那兩枚會發燙的雙魚石居中一放，沿著雙魚石的外緣連續畫出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個圖形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少師召啟上前看了一眼，也捉起竹枝在每一個圖形外，再畫上一個更複雜的圖形，他依圖而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這八個複雜的圖形，比原來那些一橫一橫的直線要難多了。

他說：「你們都很會畫   這兩個圖形嘛！這兩個圖形稱為乾、坤，乾三橫，坤六斷，這表示你們都能成為王，真正的王，像摩且王一樣的王……，貫通天地人三才之王，很好……，很好！」

這種稱讚比什麼獎賞都要讓這群大男孩雀躍，原來摩且王就是這樣子來的啊！

少師召啟教大家認圖唸口訣，他說圖形會忘，口訣不會忘，這三橫的變化，更不容易忘，只要依口訣動手畫，就能完整畫出，絕不遺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兌上缺、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坤六斷、三

這太容易了，難怪稱——易。

太師笑咪咪的，他今天很快樂，都是聰明的孩子，一說就懂，難怪有蘇氏人稱愷悌君子，他們將這殷家的朝歌子弟們教導的這樣明事理、又能舉一反三。

摩且王讓大家再拿出雙魚石，放在在沙盤上繼續練習畫圖。人人都靜默，自己捉一隻竹枝，在沙盤上用功畫圖。

攸侯南仲西問摩且王，自己要如何安排？

摩且王說了：「你自己的心最重要，不要著急，一急就過火了！太用心反而發躁，滅火？你滅不了！只能順天意……教導人民善用火，這樣一來就不會引火燒心，最要緊的是，不能讓自己的心火過盛，或是引發人們心中的邪火。」

攸侯南仲西悠然一嘆！自己真的太躁性了，急著建功築台。

摩且王的一席話，讓他放心了。

攸侯南仲西閉上眼睛心心念念一心不亂，他進入自己心中的光，那燦如太陽的明黃之光。紂王無意間看見攸侯南仲西的光，他剛回來殷地朝歌時候所發出的光色中有一絲霧澍全都消失了，攸侯南仲西定如磐石，毫不動搖。

殷地朝歌的冬日就在這種歡喜的情懷中過去，每一個人心中暖洋洋的不怕天下雪雨。他們幾乎隔兩日就來離宮一聚，尤其是不下雪的日子，幾乎天天都來。

離宮後面有大馬廄，放一輛大車養兩匹馬六頭牛，冬天牛隻都休息，來歲開耕牠們才需要工作，馬匹隨時可騎，天氣晴好的日子，紂王會和同伴們騎馬出郊外，看雪景也看民居，攸侯

南仲西幾乎足不出戶。

喜、福和同人們也都騎馬來離宮，一群馬有侍者們安排照顧，風雪太大不好回家時，他們就留在離宮住，離宮果然是男生宿舍。

摩且王、太師、少師、攸侯南仲西所教習的易，越來越難了，並不是那八個圖形難，而是跟隨著這八個圖形衍生出來的其他圖文難。

那些圖文都是少師畫出來的，摩且王和太師好像有些不以為然。

可是如果少師不畫圖文，就更說不清楚。所以只好讓少師一直畫圖文，這些個大男孩也天天學著畫圖文。

少師召啟自己也說，這叫做畫蛇添足、多此一舉，有一天當大家都能融會貫通，就可以把這些圖文都扔了、忘了，記那麼多無用！能用的就這一畫，其他都是多餘！

摩且王更有趣，他說連那一畫都是多餘，沒有，最輕鬆！

太師杜元銑笑的開懷，他稱讚摩且王的大智慧，這些事，也是他最近領悟的道理。

喜、福最感到莫名其妙，自從他們回到殷地朝歌的這些日子以來，他們一群人都在研究那些黑乎乎的天玉黑石，用火燒、鐵鑿、鍛鍊和輾、攻……以玉石攻錯，所有他們知道的方法都用上了，那三枚有蘇氏師父給的天玉黑石文風不動，毫無進展，如果都不要！那麼，他的天玉黑石何時才能做成工具的把手？豈不無用！

摩且王和太師聽了都笑嘻嘻，真是氣死人！這些長輩們老是拿晚輩尋開心。

摩且王問紂王借他廂房裡的天玉黑石一用，紂王才知道後廂房裡的黑石頭是天玉黑石，眾

人到後廂房搬了一塊出來放在大堂上。

這塊天玉黑石，比福的師父有蘇氏石匠嘆給他的要大多了！石匠嘆給他三枚天玉黑石，每一枚他都還能雙手捧起，可這塊黑石頭要動用八、九人才能搬出來。

一大塊黑色的玉黑石放在大堂上無人能撼動它！可是這摩且王和太師兩人，也不知用什麼戲法，居然將這塊大石頭挪來移去，這兩人只用自己身體的力量，就能移動大石如玩弄圓球，這可把在座的每一個人都驚呆了！

摩且王快五十了吧！太師也有四十多歲了，在場的同人們喜最大二十四歲，可是這些年輕人，體力都比這兩個長者要好，怎麼搬石頭搬的氣喘吁吁，放下地以後無一人能撼動它！

摩且王要攸侯南仲西來移動天玉黑石，南仲西下床來，略一凝神，他也能用身體的力量，將天玉黑石移動了！攸侯南仲西和少師大約同齡，怎麼他也能？

少師召啟略想一想，也接著用相同的方法要來移動天玉黑石，天玉黑石只是略為移幾下子，少師無法和摩且王、太師杜元銑、攸侯南仲西一樣，將天石黑石動轉自如。

孟門的霰娘娘和女姜的侍女青駕車送來一車子食物，用以補充離宮所需，冬日這裡的男人多，離宮的糧食充足，可是其它如豆汁、鹽和醬就缺了，雖然這些男人都粗食不挑剔，可是女姜好意，讓霰娘娘和侍女青送來麥芽糖餡給摩且王和太師、少師們品嚐，麥芽糖餡最適合老人家冬日補充體力。

離宮大堂門戶洞開，一群大男人氣喘吁吁，人人冒汗，為了移動一塊大黑石頭，炭盆都給挪到大堂外的屋簷下了。

霰娘娘和侍女青看了覺得好笑，兩人移步到大堂邊上，觀看這群笨蛋男生在做什麼。

紂王用雙手貼著石頭想要撼動它，不成，再用身體貼著石頭，想用肩膀的力量推它，還是不行！喜、福出手幫忙，還是無法移動分毫。

摩且王看見霰娘娘和侍女青，他向她兩人作揖鞠躬行禮，這兩位年輕女子居然毫無羞赧之色，端然接受！

人人都無法移動天玉黑石分毫，除非眾人一起出力，這些男子們當然知道團結力量大的道理，可是剛才明明摩且王和太師、攸侯以一人之力都能隨意移動天玉黑石，還有少師也能用一人之力略為移動它，這些個年輕力壯的男子們怎麼就不行了呢？

霰娘娘和侍女青笑出聲來，惹得年輕人不滿，可是他們又不敢出言挑釁。男子們自小都是媽媽養大，家裡面嬤嬤、娘娘們和姐妹們都是巧手能紅之人，他們自小認定女人是很厲害的一種人，有時候他們甚至懷疑媽媽們都有超能力，人人腦後一定多生出一對眼睛，要不然，怎麼就知道他們在背後頑皮搗蛋扮鬼臉呢！

侍女青畢竟年輕好勝，她走上前，去只見她單手撫石，那一大塊石頭，剛才還重的要死的黑石頭像失去重量一樣，任由她單手交錯隨意移動，推來晃去，在原地打轉！

霰娘娘笑了，她也步上前去和侍女青兩人隔石對峙，兩人雙手撫石，悄然無聲地將那枚又大又重的黑色天石舉離地面三寸，又輕輕的將石頭放下，連灰塵都不揚起一粒！

這太神奇了！這景象把大家夥都驚嚇的張大嘴巴！各個都變成傻瓜樣。

摩且王和太師向兩位女子鞠躬作揖，四個人聯手將那一大枚黑色的天玉黑石舉起過頂，莫

約一盞茶的時候，他們四人才將天玉黑石放下，毫不費力，一點看不出來有人用過力氣。

摩且王說了：「這就是易的力量，當人人都領悟沒有了那一畫以後，就能移山倒海，無所不能。」

可是！可是！霰娘娘和侍女青這樣年輕，侍女青還不滿二十歲，霰娘娘還不滿三十歲，怎麼也有這種力量？難道她們心裡也沒了那一畫？

如果能移山倒海，那麼霰娘娘和侍女青為何還是像普通女子一樣，要工作勞役呢？

喜有些明白又有些不明白，他的妻子玄女如意有大能力，能發出普通人無法升起的火焰，可是她也和普通女人一樣，會愛美、生氣，她也吃飯喝水，雖然她高興起來唱歌舞蹈好聽又好看，但是她平時也動手操持家務事，大聲罵小孩都有！

摩且王送走了霰娘娘和侍女青回到大堂來，聽大眾說紛紜，他笑著說：

「請不要小瞧了女性的力量，她們真的無所不能！尤其是你們，如果還想要成就一生的功業，缺了女人的力量，你們就什麼也不能成就，都會落空，最後你們還會很悲傷的死去。」